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楊三

蘆凌竹 拳羅 勉通述

明 人 彭 祥 照 校

內篇應帝王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
故內篇 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推亦即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亦即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庸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因徐徐其學于子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去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於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已為馬或一以已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與狂接與曰日中始何以語去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度人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

也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

蚩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內正已而後行確然信實為其所能之事而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懸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況乎人曾謂此

二蟲之無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言其問使人不樂

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

莽眇輕虛之狀曠垠音廣朗猶曠蕩也帛

疑是勞字音強上聲古篆之訛上強訛而

為曰下力尚不失篆體古篆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感物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趨窳斂疾彊梁不屈

物徹疏明

遇物透徹疏通明朗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刑徒易猶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

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

則怵心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獲狙之便平執策

管管之狗來籍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化施於萬物如假貸之以貸而民不恃賴

其恩

有莫能舉名

有莫能舉而名之即民無能名焉之義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其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既盡也吾與汝平日但盡其外之文未盡

其中之實而固以為得道歟未為得道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謂徇其一偏之

術則不能成道此喻列子未盡其實處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天

而欲以道與世相高而必人之相信乎

故使人得而相解汝嘗試與來以予試之明

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此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子壺子曰曷何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

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正之但覺

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

川林木緬平一等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

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示之以此

故不能相更令列子與之明日重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示之

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嘗又與來

吾見其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

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是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殆見吾

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能盡知者故又俾之明日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彌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曷示之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觀之審

列子作潘音番米汁也則此審字當作潘亦汁也

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審又與來

見其動靜不一故俾之齋以一其心太冲猶言太和太冲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文權字示之以太冲

莫勝者即所謂衡氣機也觀桓觀所盤桓也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在水面如米汁也止水之潘為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却水浮潘也觀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浮潘之處皆謂之淵淵有

九名者列子黃帝篇曰觀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淮南子亦有九璇之淵淵名有九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有未盡用也止水之淵以況地

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觀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是湖水不動却見有觀盤桓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太冲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

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冲衡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況示之以其餘乎故又許之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矣矣吾弗及已
自彼言之曰滅自此言之曰失
壺子曰鄙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移威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吾宗即所謂大宗師委蛇順也不知誰何不分彼此也弟靡如人之弟靡然從兄也波流如波之順流也雖變化無常而未始出吾大宗大宗者道之本原惟虛而已無分爾我因以為弟靡波流故彼莫測其所

以而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暗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觀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雕琢復朴者削去文華復於質朴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自此以下乃因上文壺子之事而申論至虛之理歎曰紛然各分封疆之世哉但一切以此終其生而已
無為名尸也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虛字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如鏡空明物之來者未嘗迎之去者未嘗送之但應物而不為物所傷下文却言其

所以傷者

南海之帝為儻儻音北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

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篇名應帝王故所言皆帝王之事篇末以壺子示季咸一段明應世隨時之道仍

結歸南海北海之帝內篇凡七文字最為精密皆是先命篇名而作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十同

虛陵竹茅羅兔連述禍三

外篇駢拇前七篇皆特撰篇名終篇此意無持意不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音疣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指生傍枝贅息肉依附於形故謂之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謂之縣疣性生也德得也侈過多也駢拇枝指出乎天生而自人之所得言之則為過多矣附贅縣疣出乎有形之後而自天生言之則為過多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二字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雜朱是已

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擢抽也黃鼓如笙黃之鼓動也曾魯史史繩

駢於辯者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啟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紫瓦器而不傾結繩而能解小技之巧者以喻辯者之巧也竄句猶云遁辭也啟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啟之人半步而行也